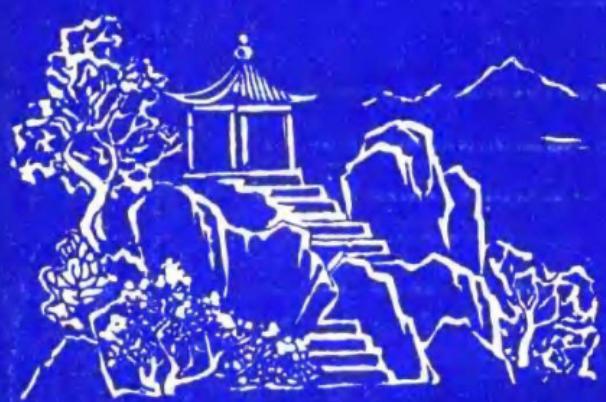


津浦文史資料

新第四輯

1984.1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廈門市文史工作組



漳浦文史资料

新第四辑 目录 一九八四年十月

- 革命史资料
- 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在漳浦召开.....(1)
 - 清泉岩上讲传统.....(1)
 - 艰苦卓绝 开拓前进
——闽南红军的战斗历程.....卢 胜(3)
 - 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尹林平(17)

- ~~~~~ · 农民起义与民间结社 · ~~~~~~
- “黄桃反”陈万年·李序宾(23)
 - 漳浦三点会的兴起与衰亡.....陈万年(24)

- 旧社会动态
- 漳浦县参议会的演变和内幕.....林占雄(26)
 - “民主”丑剧 “选灾”祸害
——从金塘乡保长被枪杀到陈秀夔被刺丧妻.....陈万年(30)
 - “吃平价”事件目击记.....郭祖柴(48)

- 教育史资料 ·
- 漳浦教育旧事漫忆.....吴金龙(36)

- 华侨办学史 ·
- 杨纯美先生与纯美中学.....庄乃宣(42)

- 戏剧史资料 ·
- 抗日初期漳浦县的戏剧运动.....蔡启昌·林清秀(45)

· 海 峡 两 岸 ·

台湾谢氏的祖地后雄村溯源 陈万年 (52)

· 自 然 灾 害 ·

漳浦历史上的旱灾 陈旺寿 (55)

漳浦乡土地理 林志煌 (58)

**地方志
与
修志人** 漳浦人与方志 黄以结 (63)
《漳浦县志》简介 李林昌 (65)

· 历 史 人 物 ·

探花林士章 李文章 (69)

蓝理 张兆基 (72)

黄性震 张兆基 (78)

地 方 史 探 讨 漳浦地方史漫谈 李林昌 (80)
四、从宋帝昺的传说谈到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
五、明朝漳浦的繁荣与衰落
六、明末清初的苦难
七、康熙年间的新政
八、清朝漳浦文化的盛衰
太平军与漳浦 李序宾 (93)

更正与说明 (35)

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

——学术讨论会在漳浦召开

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漳浦事件”发生地漳浦县城召开。当年闽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主要骨干、以及老战士们，如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福州军区政委卢胜、原国务院外国专家事务局副局长罗爱民等同志，远道赶来参加。各地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党史工作者挤挤一堂，踊跃发言，有的递交论文，各抒己见。当年支部书记、老村长、原龙溪地委副书记、党史工作领导人柯志达同志致开幕词。地委书记刘秉仁同志在会上讲话。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同志在会上致欢迎词。龙溪地区党史分会会长赵苏太同志在闭幕式上讲话。

因篇幅所限，本刊对大会所有的发言、论文不能一一刊载，谨就卢胜、尹林平二同志发言全文发表，俾更多的同志有机会读到出自当年红军领导人亲身经历的宝贵资料。

——本刊

清泉岩前讲传统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大会组织与会代表参观“漳浦事件”发生的当晚闽南红军红三团重整队伍的革命旧址——清泉岩。

原红三团长卢胜同志兴致勃勃地和当年“漳浦事件”经历者陈高顺、罗爱民、吴瑞华、刘再兴、张志荣等老同志以及当时地方党的卢叨、柯志达、陈天才、柯永麟等老同志走在前头，登上清泉岩。在清泉岩古庙前，老同志故地重游，见景生情，思绪万千。老基点村的老党员、群众听到同志登上清泉岩的消

“黄※※※桃※※※反”

陈万年 李序宾

黄桃是湖西顶楼村农民，早先于清朝末年在湖西下圩开设杂货小店，结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专门抢劫富户。于宣统二年二月间到张坑大路边村（现属赤岭公社），撞开大地主蓝海清住宅大门，杀死蓝海清，劫去大批银元及一些贵重物件。翌日，蓝海清的儿子蓝承和到县告状，清朝知县柏麟书带兵前往剿办，捕获黄桃解县下狱。黄桃在狱中结识了安溪人詹水和陈塔，三人成为结义兄弟，反抗狱吏管束，以至狱规无法执行。翌年，新任知县李作霖将三人监禁在县衙门前右边一个特制的大木橱里示众，被越狱逃跑，窜匿灶山一带。

辛亥革命因袁世凯篡权而失败后，全国形成军阀割据混争的局面，人民大众受尽欺凌压榨。黄桃就以反对军阀和贪官污吏为号召，占据灶山狗屎寨为营垒，组织“黄桃会”，成立“漳浦义勇军”，自称大队长，竖立起义大旗，到处张贴檄文，原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文句似通非通，不合逻辑之处均未予修改，以保持原貌）：“近日西南各省都被残酷的军阀、贪官污吏压迫勒索难堪，吸尽民脂民膏，民无聊生，激起民忿民痛。万民同声，护法义军，风起云涌。天责地怨，哀声载道，男女惨痛。神人共诛，齐心共除，扫灭军阀恶劣统治，万众一心，各地拥起，集含义军，替民除害，重见天日，永保太平，军民共享，神人共享，奏捷成功，共举义事，以报民忿。此檄。漳浦义勇军大队长黄桃”。

受压迫的群众纷纷响应号召，参加黄桃的义勇军。这支新起的农民武装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为扩大影响，黄桃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间进驻离县城七里许的新亭寨，准备扩充实力，进取县城。终于因为力量单薄，在县知事翁成典率兵进攻下，只得退回狗屎寨。他继续招兵，打劫富户，广积粮食，积蓄力量。曾一度攻入海澄县城，也因力量不够而退回。当时有民歌唱道：“湖西出英豪，造反有黄桃，黄桃真正教（能），家住在顶楼，顶楼人英勇，招兵打海澄，海澄破不起，连中三粒子，回来狗屎寨，称王竖大旗。”

漳浦县参议会的演变和内幕

林 占 雄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掩饰法西斯统治的实质，以“民主”欺骗人民，并藉以讨好喜欢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主子，开始玩弄“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说要在抗日胜利后一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法”，准备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省市县“参议会”。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规程。1943年3月，伪福建省政府把一些经过“公务人员训练所区政班”训练毕业，原任区长，区撤销改设乡（镇）以后调入县政府为指导员，实际是闲职的人员派充各县临时参议会秘书，以专职协助县政府筹备成立县参议会。派充漳浦县临时参议会秘书的，是本县人林占雄。不久，改派原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陈秀夔接任。1944年元月，伪省政府派本县赤湖人陈及锋为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及锋当时任集友银行漳州分行经理，无意卷入政治旋涡，没有回漳浦任职，后改派赤湖南峰人陈志模充任，并以佛昙人杨拔萃为副议长。四月，漳浦县“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

县“临时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参议员都由省政府遴选派充，而省政府是根据县政府推荐，那时漳浦县长黄明日是“复兴派”人物，对漳浦的政务，一向听从于作为军统“南站”头子的本县人陈达元，因而本县正副议长、参议员的人选大都是陈达元内定的，属于“复兴派”或接近“复兴派”的人物。反对派“C·C”方面虽然在省里有强有力的人物，经过向省政府交涉，也只得到寥寥数席，作为点缀而已。临时参议员姓名及其政治背景如下：议长陈志模（福建省区政班毕业，曾任龙溪县石码区区长、漳平县县长），副议长杨拔萃（福建学院毕业、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毕业，曾任漳州闽南新报副社长，在任漳浦副议长的同时，为三青团漳浦分团筹备处主任）。以下参议员也是“复兴派”人物：柯汉扬（国民党漳漳县执委，党部秘书）、陈则蔡（县立初中校长）、王茂槐（旧镇镇）、陈达泗（浯江乡）、陈盛有（赤湖乡）、洪筱园（挂在白石乡，实为杜浔人）、李茂盛（屿头乡）、黄沧海（长横乡，注：长桥、横口等联保并为长横乡）、郑云片（松庄乡）、魏乃构（金塘乡）、杨慎

更正与说明

日军流窜漳浦的日期

一九四五年抗战将近结束的时候，厦门日军流窜漳浦等地的具体日期应是：阴历五月廿九日（阳历7月8日）在海澄白坑一带登陆，阴历六月三日（阳历7月11日）来到前亭，阴历六月四日（阳历7月12日）来到佛昙，阴历六月五日（阳历7月13日）来到赤湖，阴历六月六日（阳历7月14日）经过漳浦县城，在大路店至下阮一带山上宿营，阴历六月七日（阳历7月15日）经过盘陀岭，到达云霄，阴历六月九日（阳历7月17日）到达诏安，以后窜入黄岗，到达日军占领区。本刊新第三辑《日本侵略军流窜漳浦的罪行》一文对经过各地的日期错误。特此更正。

关于明初漳浦“都”的说明

康熙版《漳浦县志》载：“嘉靖九年析一二都、三、四、五都置诏安县。”加上其他六、七、八、九、十、十五、十七、二十三、二十八各都算起来，漳浦在明朝初年便成为十四个都，与“十三个都”的说法不合。本刊新第二辑《漳浦历史沿革》一文提出“疑其有误”。现经查对《漳州府志》，析出建诏安县的为二、三、四、五共四个都而不是五个都，第一都是没有的，明初漳浦应是十三个都而非十四个都。

鸿儒江以南属十七都

本刊新第三辑《赵家城溯源》一文将赵若和由二十三都银坑迁到积美说成同在一个都，现经查明，佛昙鸿儒江以南的积美等地应为十七都，鸿儒江以北的井尾等地才属二十三都，特此更正。

漳浦教育旧事漫忆

吴金龙

异乡异客，读了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二辑《捉襟见肘的解放前漳浦教育事业》一文，文章末节新旧对比，举出家乡解放后教育突飞猛进的一些具体数字，我仿佛听到历史在前进的有力的脚步声，仿佛看到家乡千百教育工作者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奋斗的闪光身影，……久久激动不已。解放前，我曾混迹漳浦教育界一段时间，因此对当时教育情况略知一二。然而岁月奔驰，一晃已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回忆往事，有的如烟似雾，有的遗忘殆尽。这里凭记忆所及，本着忠实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原则，就解放前漳浦教育情况，粗线条地提供一些个人的见闻，作为前文的补充。

漳浦是漳厦大县之一。历代文物鼎盛，人才辈出。及至民国，漳浦兴办新学堂，得风气之先，在闽南地区也可谓一个先进县。二十、三十年代，新学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取代了私塾，培养了人才。可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地方政局动荡不安，政治更加腐败，民生疾苦不堪，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已整个处在风雨飘摇衰落不振的境地。

(一)

1948年，全县十五个乡镇（不包括现在的南浦、古雷），各建立中心国民学校一所。保设国民学校，有的一保办一所，有的两保办一所，有的保“空白”未设学校，儿童上学得爬山涉水，跑几里路到外保去，极不方便。中心国民学校是完全小学。国民学校只办初小班，也有一些办有高小班的完全小学，名称为高级国民学校，如象牙乡的景福、攀龙等村均办高级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不称“中心”，原因是省教育厅规定一个乡镇只能有一个“中心”，统一规定这类国民学校冠以“高级”两字，以示区别，事实上两者只有规模大小之分而已。全县中心国民学校15所，国民学校128所，私立逢源小学一所，县立绥安幼儿园一所，总校数145所。规模较大的是绥安、官浔、佛昙、杜浔、旧镇、赤湖等中心学校。全县小学生人数约一万人。乡村国民学校流生现象很严重，通常一所学校有二三十人在上课就挺不错。

杨纯美先生与纯美中学

庄乃宣

纯美中学创办人杨纯美先生，1875年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街路尾，少时家境贫穷，只读了两年私塾。1890年十四岁，子身出洋到印尼爪哇谋生。初为学徒，辛勤劳作，克苦克俭，稍有积蓄。后得其族亲资助本钱，乃肩负布料贩卖于穷乡僻壤，每日步行数十里而不倦，日积月累，资财较丰，即改为坐商。后又设布店，专售布匹、棉纱。以后资本日渐雄厚，他更大展陶朱雄才，兼营薯粉厂、纺织厂，终以经营得法，不数年已成小康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薯粉外销，获利奇丰，纱布价格同告飞涨，他所经营两业获利累累，成为巨富，遂购地兴建纯美街于万隆市中心。

杨氏的青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孙中山先生组织革命党，奔走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虽推倒清廷，又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氏身居异域，身受殖民统治之苦，以寄人篱下的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兴衰极表关切。受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启迪，加入同盟会，为国出力，为革命捐输。民国初建，派特使金一清渡洋宣慰侨胞，杨氏在万隆首先接待并捐献支持。1916年袁世凯篡夺政权，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氏获知其经济困难，自动汇寄日银四百两。1918年孙中山回国就大元帅职，杨氏汇银一千两回国，由林焕庭转交，未几又汇一千两，由邓泽如转交，1919年再寄七百两，交陈照凡转呈，都得到孙中山亲笔函复。那些孙中山的墨宝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寄交国史馆珍藏，得国府稽勋委员会颁给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一枚、奖状多帧；国府侨务委员会聘他为名誉顾问。1920年，杨氏曾专程往上海晋谒孙中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杨氏回国，先后在厦门购置楼屋数幢，独资开设和平布店，又投资厦门兆和酱料厂及鼓浪屿中华电灯公司、漳嵩汽车公司等公共事业。旋首倡开辟由旧镇经佛昙至厦门对岸屿仔尾公路，又开垦白竹湖农场，造福桑梓。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入闽，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委员派杨纯美与官浔人何元良为漳浦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员。未几，临时省党部又委派共产党人

长。后期的校长频繁易人，确非远在南洋的校主之本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纯美中学改为漳浦第二中学，由县人民政府派陈长泰为校长。

1968年七月十四日，这位毕业生为社会公益，为祖国摆脱封建与军阀统治的革命事业，为故乡教育积极做出贡献的杨纯美先生因病在印尼逝世，终年九十三岁。临终时，为在故乡独资创办的纯美中学之发展耿耿于怀，遗嘱设立教育基金，以竟全功。

杨校主的长子玉树先生襄助乃父从事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尤其注重纯美中学的发展，主持扩建了高中部。当1955年，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得到印尼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与欢迎，杨玉树先生曾拨出别墅一座供我国代表团住宿，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可惜玉树先生也已逝世。

杨氏父子的功绩永为故乡人所缅怀。

抗日初期漳浦县的戏剧运动

蔡启昌·林清秀

二十年代，漳浦群众称时装话剧为“文明戏”。演的戏虽没什么积极意义，而由于常常运用噱头，插科打诨，引起观众捧腹大笑，所以颇能吸引观众。

到三十年代，受进步话剧的影响，在各中小学的游艺会上，除歌、舞剧之外，已开始出现较有水平的话剧，如绥安中学演出熊佛西编剧的《一片爱国心》、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演出教师王一萍自编自导的《难民》、佛昙纯美中学演出据田汉原作《回春之曲》改编的《爱情与爱国》等。但那时漳浦风气闭塞，除天真的小学生外，青少年女子迫于封建舆论，都不愿与男同学同台演出，所以女角大都由男性扮演，由于是课余排练，演技不甚纯熟，化装虽然维妙维肖，却常在舞台上出现粗声阔步的“女郎”。

抗日的烽火在全国展开以后，各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敌会），漳浦的抗敌会由商会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三个工作团。主要是宣传工作团（以下简称宣工团）在活动。第一个成功的演出是

台湾谢氏的祖地漳浦后雄村溯源

陈 万 年

台湾血缘源自大陆，闽南一带更是众多台湾人氏的祖地。与海峡两岸各地一样，台湾与漳浦许多地方的住民同源同根，如台北、基隆、宜兰、彰化、台中……等县市有一些村社就是从前漳浦人到那里开基立业传衍子孙的。先辈为使后裔不忘祖地，想方设法搜集传留族谱。有的为纪念祖地，将祖地的地名带到台湾去，将大陆祖地的村名作为台湾后裔聚居地的村名，一直沿用到现在，如基隆市南境村的住民就是漳浦赤湖南境村(现属深土公社)清代移民的后裔；彰化县观音亭村的住民就是漳浦赤湖观音亭村移民的后裔。有的祠堂沿用祖地祠堂的匾额和楹联，如“崇孝堂”“崇德堂”等。有的在墓碑上镌刻祖地的县名、村名或别称，如金浦、锦湖、鉴湖等等。诸如此类，使生长在台湾的子孙后代没有忘记自己的根，虽然台湾经过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半个世纪，而日阀所搞的“皇民化运动”总不能使台湾人民忘记自己是华夏血统、炎黄子孙。

漳浦与台湾只隔着一条海峡，应该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人迁居台湾，但是缺乏文字记载。到十七世纪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以后，漳浦去台湾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清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以至雍正、乾隆、嘉庆期间，台湾宽广的沃原肥土大都是福建、广东两省的人渡海前去开发的，以闽南漳、泉两府的人为最多，漳浦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纷纷到台湾各地垦荒拓土，尤其赤湖一带，几乎各村各姓都有人去台湾谋生。后来在那些移民的后裔中产生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在《漳浦文史资料》前三辑中，分别有过部份简介。本文着重将近来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关于台湾谢氏的祖地漳浦后雄村的历史变迁及住民的祖谱世系加以介绍。

谢东闵氏的家乡台湾省彰化县二水乡，按照他们的族谱记载，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锦湖城月是堡吉春社，属于“锦湖派”“光启公”的第二房“得利公”派下。吉春社一世祖“武庆公”的第十三代孙谢容于康熙年间迁居台湾，在彰化二水乡开基已经二百多年，传到谢东闵这一代为第二十世。他们的昭穆序次(排辈)歌诀与祖地谢姓同样为：恩庆为良才，东山久万锦，文锡世道永，汝时孔敏达，宝树成瑞连，江佐声名远，南邦德泽长，还基承继绍，毓代盛流芳”。

官陈仪任内，被任为高雄县长、台北市长。在蒋经国统治时期，他任副总统，这一届他下台了，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台湾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份，人为的隔阂应当结束，海峡两岸的同胞们都应当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努力。

漳浦历史上的旱灾

陈 旺 寿

漳浦历史上的风、水灾害《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已有记载，这里根据府志、县志记载和县气象站资料，以及县城部份老年人士的回忆，把我县历史上的旱灾加以整理记录于下：

唐·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大旱。当时漳浦是漳州郡治，观察使吴奏命令本州的官吏到梁山祷雨。后来下了三天大雨，《漳浦县志》记载这事，认为是“祷雨”的效验。

南宋·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大旱，时间自开春延续到八月，早季的作物没能下地。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旱灾。

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大旱。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大旱，自开春到八月一直没有下雨，翌年大饥荒。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大旱，山竹结籽，共采几百石，饥民靠它充饥。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大旱，自五月至翌年四月一直没有下过透雨，大饥荒。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大旱，翌年大饥荒，县官在兴教寺施粥，饥民太饿，“就食而死者塞道”。

隆庆三年至四年（1569——1570）大旱。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至十一月都没有下雨，饥荒。县官开仓发粟，顾民夫修浚城池，以工钱救济。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八月，无雨，池水、井水自高数尺，不久自消。

漳浦人与方志

黄以结

最近，漳浦县文化馆复印了旧版的《漳浦县志》，以供爱好者之需。编纂、出版地方志书，造福子孙后代，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事，应多多提倡。纵观志书，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省、府、县志两大类，方志是比较系统地记载某一地方范围内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新社会的历史情况的专书。我国的方志不但起源甚早，代代相传，而且种类繁多，取材丰富，为我们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一种种方志简直就是一部部宏博广阔的百科全书，它既为我们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可以提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借鉴，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又为我们提供乡土教材，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漳浦县自唐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置后，经济逐渐发达，人才相继辈出，特别是明清两代漳浦人修志者更是比比皆是。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刘庭蕙曾编纂过三十八卷本的《漳州府志》。刘庭蕙字云嵩，我县九都人，明万历庚辰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授新昌令，任职期间，关心民瘼，开渠灌田，旋升广西参议，后返归乡里。他事母至孝，曾奏道：“人间哺儿以乳，臣母哺儿以血。臣登科第，母不及见；臣操升，母不及养。”他诗、人俱佳，至今在海月岩功得泉的石壁上，还留下他书写的碑刻七律诗一首：

何来园觉隐西天，	布地先开玉井泉。
错落瑶华诸念净，	空明石乳一方祥。
雨花飘向经堂寂，	清水纹披讲钵传。
认取元劳因彼岸，	恒河沙数只涓涓。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蔡世远又编纂三十四卷本的《漳州府志》。蔡世远字闻之，又字梁村，我县下布人。他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逝世。世远诞生于书香门第，始祖元鼎以理学著称于世，祖父而煜、父亲蔡璧均博学多艺，家教甚严，世远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严格的教育，他博览群书，钻研经史，留心有用之学。

探 花 林 士 章

李 文 章

漳浦乌石乡林氏是宋朝末年由长乐迁来开基的，一向人文蕃盛。传到第十世林烽，字世明，号省庵，生男七，第五为林士章。士章字德斐，号壁东，生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卒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享寿七十七岁。是明朝漳州府号称“五星”的人物之一。（漳州有“五星聚奎坊”，据《漳州府志》记载，为纪念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曜、侍郎卢维祯、石应岳所立）。万历皇帝赐林士章“忠爱”匾，表彰他“忠君爱国”精神，这种“恩荣”的赐与，是皇帝拢络人才，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手段。

林士章从小沉默聪颖，勤苦好学，博闻善记，作文有《大雅》之风。年青时在乡间从事教学。据赵家城重建者赵范之父赵淑宽墓志铭及赵家族谱记载，林士章曾受赵家之聘为家庭教师，教出一个赵范于隆庆五年中进士。林士章出仕后，大部份时间主持国子监，他的学生中进士的有好几十人，桃李遍朝野。

林士章大器晚成，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十四岁时才赴乡试中举人，而第二年就中进士，而且殿试廷对得第一甲第三名及第，称为“探花”。他的学生、官至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山东人）为他撰写传记及墓志铭，说他为人诚信，品行端正谨慎，器量宽宏好似汪洋大海，面貌温和而内心是非分明，能原谅人的过失而疾恶如仇。他以助人为乐，在朝廷当官的时候，对贫寒的学生在经济上尽力接济；遇到有人客死京城，他常资助运棺回乡，不能运棺的，也设法买地供埋葬。在学术上，他没有门户之见，乐意与人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交换心得。他教子严格，次子林汝诏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中进士，授职永州推官（法官），赴任之前来向他辞行，他以“三不可”为临别训教：一要谨慎办事，不可轻率处理案件；二不可以损害别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三不可妄取不应得到的利益。汝诏奉命维谨，在任上有平、恕、清、慎的美名，升任南京吏部考功郎，转任浙江布政使、徽宁按察使等职。

林士章第三名进士及第以后，最初任翰林编修。他厌恶官场交际，闭门潜心学问，心意安然。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朝廷升任他为国子监司业

漳浦地方史漫谈（续）

四、从宋帝昺在漳浦的传说谈到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

南宋祥兴二年，宋朝末代小皇帝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很多，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单漳浦境内就有马口行宫、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泉、古雷山下帝昺井，油澳海中玉带泉等，说得神乎其神。尤其马口开科取士，揭榜沙溪的佳话，更是娓娓动听。

从前马口确实有个石城，城中凿石为殿，遗迹墙石在解放后的大跃进年代才被搬去作为农田基本建设之用。那个城传说是宋帝昺的临时宫殿，好象凿凿有据。

但是，史书并没有记载宋帝昺经漳浦下广东的事。宋史记载南宋自国都临安（杭州）失陷，谢太皇太后投降，全太后与幼年皇帝显被掳北去以后，遗臣拥才八岁的益王赵是在福州即皇帝位，就是端宗，国号景炎。但不久元兵长驱直入建宁府，福建宣抚使王积翁和福州知府王刚中投降，群臣拥帝是航海到泉州港，取泉州招抚使的船只继续南逃，直航潮州。后来在井澳地方遇风浪翻船，帝是溺水得了重病，由张世杰护送到硇州的时候死去，一共做了两年小皇帝。那时文天祥已兵败在海丰五坡岭被俘，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为左丞相，再拥立的是的异母弟卫王昺继续帝位，国号祥兴，也是才八岁，迁到崖山，（今新会县南），当了两年小皇帝，就在元兵追逼下，穷途末路，在海上最后战败，由陆秀夫把他背负投海自尽。按史书说，帝昺自福州下泉州逃潮州，走的是海路，帝昺是到广东以后帝是死了才继续帝位。并没有经过漳浦，就是有经过漳浦，那时他也还没有当皇帝，漳浦民间关于宋帝昺的传说无非穿凿附会。

那么，马口虽是交通要冲，却地处荒山野岭，为什么有一个颇为壮观的石城呢？原来马口城是清初为驻兵而建的。《漳浦县志》虽然把宋帝昺沙溪揭榜的传说也记上去，到底写明是“相传”，而对于城堡历史的记载，则明说：“马口城建于康熙二年，总兵王建功建议，督院（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分驻于此。”可惜那石刻已经被打成石块不知用到那里去了，现在无从稽考，但据曾经见过那石刻的人说，确实是刻记康熙年间建城的事，